

# 唐書

傳  
十  
五  
之  
廿  
一

漢書門類				
五	一	四	五	五
冊	函	函	函	冊
冊	架	函	二	號

庫文閣内			
三	五	九	漢
函	函	六	書
三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602	
冊數	54 ( 28 )		
函號	281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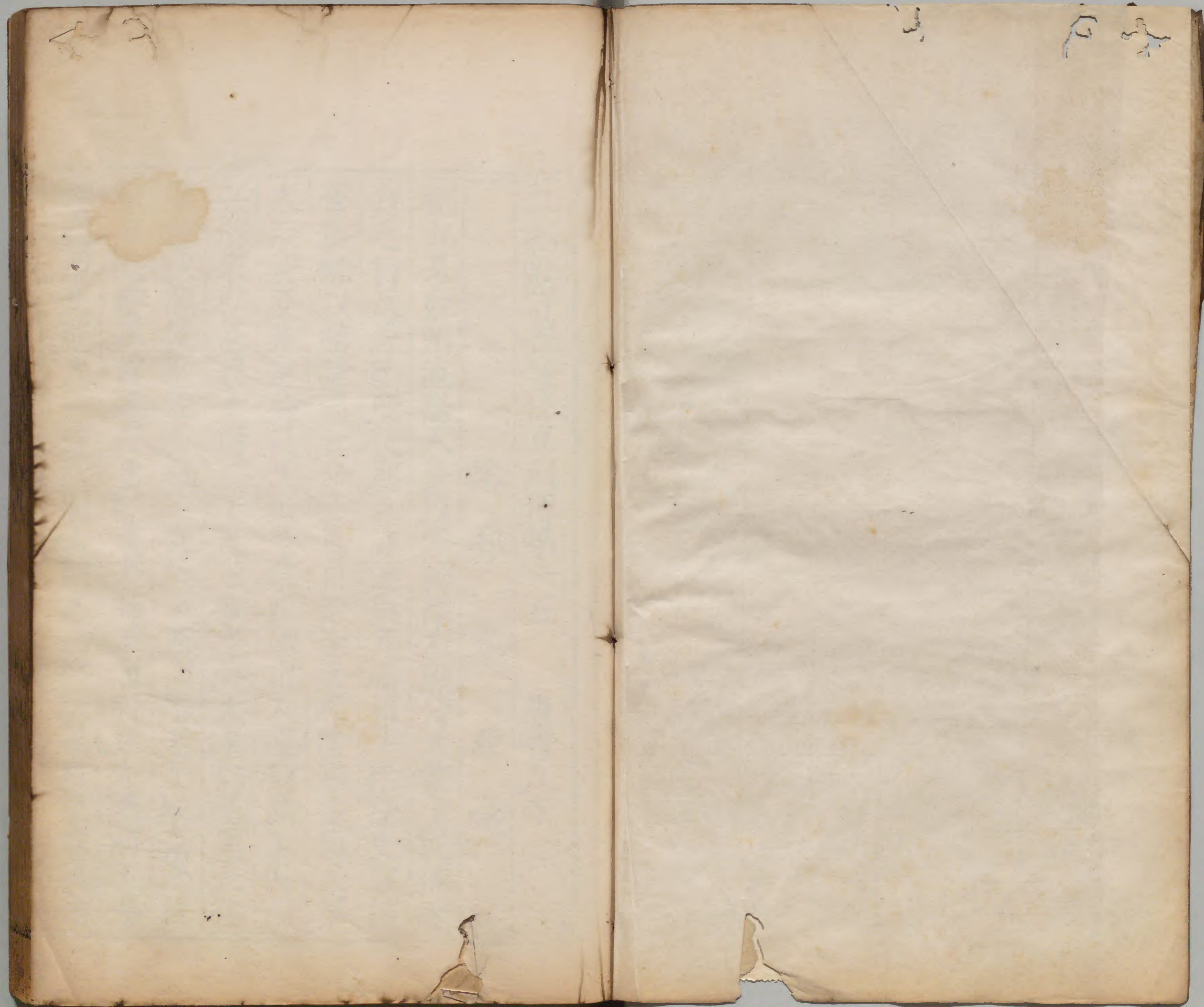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唐書九十四卷

淺草入東

祁

奉

敕

撰山嵐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  
賞乏行反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

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

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内

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

順德伏閣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

斬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

翊為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狗扶風衆至六萬南

萬曆十六年

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  
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  
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  
戰淺水原八摠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  
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杲卒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  
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摠管從  
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  
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  
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并鉞將軍會突  
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拒于午嶺西抵臨涇

築障遮虜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為民歲餘  
起為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  
為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為前軍  
天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如  
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  
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為司農卿陳  
亡徙京兆為鄠人開山涉書工為尺牘為隋大谷長高祖  
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為清北道元帥長史時關

輔羣盜驚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  
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  
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  
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  
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  
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塙爲舉所乘  
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果復爵  
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  
爵鄖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  
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

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  
高祖麾下王威等旣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  
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  
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  
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晉  
陽豪桀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旣平復官  
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  
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諡曰  
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爲汝州

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鏗爲監察御史  
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  
皆竦後爲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  
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潛  
入爲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  
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卽河中鐫  
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旣至陳君臣大義動  
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

卽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  
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  
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遽旦  
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  
相來者門闕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  
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  
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  
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貶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  
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  
王珂王珙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婿也太

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寃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搏以吏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奔東川詔崇望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元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乘扁亡吏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

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券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弟宗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煊文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礪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文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礪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礪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礪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

近職柰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羈轡乎磔  
 由是不得相礮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為山南楊守亮詆毀  
 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  
 與復恭相親厚絕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  
 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歿死崇魯身為朱玫史官作  
 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崇  
 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志不  
 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  
 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  
 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  
 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侗後王  
 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豐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  
 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  
 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銑  
 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與  
 開州賊蕭闍提畧巴蜀紹遣智仁及壻張玄靖掾李弘節  
 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  
 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



唐傳十一  
六  
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克及銑  
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  
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  
兵圖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  
仁初以勳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  
子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  
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  
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爲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

姓非作威福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慢天子  
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其邪敬宗因是劾抵逐免官  
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  
有受賂者圍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飾更  
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陪葬泰陵紹  
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  
長史

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  
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  
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怨害

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王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

公出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

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醬

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

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

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儼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所在盜起知

節聚眾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

左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之節領驃騎之

一恩遇隆特王世克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印軍椎信

以外騎營偃師世克襲椎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

儼中流矢隊焉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聲易乃抱行儼重

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為

世克所獲惡其為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

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克並領左一馬軍摠管舉旗先

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

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

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

唐列傳十五  
百戶真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  
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  
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  
為岐州刺史致事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  
陵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  
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  
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  
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  
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

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毅騎  
發晉陽先抵鶴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  
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  
汾降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  
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  
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左驍  
衛大將軍吐谷渾突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  
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  
觀紹何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真觀  
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加鎮軍大

將軍徒譙國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襄二  
子哲威令武哲威為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  
邵州起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  
州刺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  
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他實陳將忠之弟為陳定遠太  
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  
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身盡以  
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  
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

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  
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  
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  
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筭練達論吾此舉  
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  
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仗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  
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跋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  
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  
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狗朝邑蕭造文吏  
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

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闔外事與任瓌籌之旣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土東討瓌從至邛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瓌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

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保城瓌不荅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師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大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輔公柘反詔以兵自楊子津濟江討之公柘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昧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

此譏之壞卒時有司可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壞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于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甚稱和美

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蕪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寧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閉阻乃權

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摠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摠管謚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

斬之謂衆曰若皆豪桀也何爲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毋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邛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隄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

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  
 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為人馬  
 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勳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  
 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義負偃植  
 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  
 哉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溫皇甫二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唐書九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  
 為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  
 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鄉相才也初為  
 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  
 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  
 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  
 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  
 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  
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  
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尚  
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  
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  
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  
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  
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  
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

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  
肯對囚陰山若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  
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太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  
滿廷時幾其煩碎復為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  
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  
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  
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  
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  
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  
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

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堂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  
政事利害卒後帝欵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  
不逮再祺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  
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  
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  
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太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  
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  
經畧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  
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虛

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  
則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温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  
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素大有與校祕閣顏以  
學業優而温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  
顏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後遇之後居蘄薛嵩薦之朝授  
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史  
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  
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

寮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無有高世心建封  
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  
相撼逐主師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  
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  
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  
臣盡忠願率先諸侯効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  
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  
祖李勣臣大馬之齒三十有二帝竒之將用為諫官以語  
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  
祿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

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制使  
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  
總橐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  
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  
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  
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  
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冠示外庶不  
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  
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  
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三年內昭德寺火

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  
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  
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  
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  
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  
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  
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  
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  
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  
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  
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  
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  
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  
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  
士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  
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  
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  
道成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  
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溫德彝卻楊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  
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

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  
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  
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  
畢就坐酒行從軍令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  
敢動即問軍中殺降狀志忠不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  
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  
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  
漢江監軍揚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  
叔元如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  
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八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

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  
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  
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  
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  
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  
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  
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  
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  
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

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懼服加檢校吏部尚書  
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  
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  
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  
鴻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  
中未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  
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  
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絢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  
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訢於

絢絢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絢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徧  
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  
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及  
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  
宿恩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  
以筆視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  
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  
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

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  
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王  
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  
公無逸歷滎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  
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  
王世克篡棄毋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  
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  
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  
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  
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  
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愾人也誣  
告無逸爲毋故陰交世克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  
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  
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  
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  
爲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  
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  
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  
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  
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

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  
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  
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  
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  
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  
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  
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  
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  
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

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恥豈  
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  
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  
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  
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升度潛圖歸國帝  
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空及子弟並豫宗  
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  
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  
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祐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  
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



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  
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螳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  
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  
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  
安康邵公伐王世克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  
使世克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饗東軍擢累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  
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  
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大府卿爲人嚴慈以威肅聞居

家儉厚于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  
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  
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  
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勒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  
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  
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  
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  
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  
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嘆

其畧進平長安除相國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空膺圖緯光有神器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暮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承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空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大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

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宐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邲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

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寢啓侈端勸帝斥之  
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  
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晦  
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  
心焉及卽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計內陪燕  
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鬪鷄呼之不名也賜  
宮女廐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  
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  
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短皎任遇太過  
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

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遊  
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  
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  
皇奏之中宗遣嗣號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  
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  
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旣卽  
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撫遜造膝匪躬舉多規  
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  
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  
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

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遷遷  
太常卿監脩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  
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  
之復爲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勅中  
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  
傳致絞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  
謫死者數人世以爲寃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爲人所  
譏詆帝後思咬舊勲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  
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  
嗣享費子慶初

慶初生方睟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咬甥李  
林甫爲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  
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文墨帝  
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  
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  
連頃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  
玲子傲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  
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  
中張垆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  
正云

唐書傳卷之  
三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  
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  
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  
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  
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  
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  
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  
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  
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  
而臧昧路塞而流品有叙眾乃伏胶被放晦亦左除中正

卿貶秦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祖顥為魏散騎侍郎善為巧于曆數  
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  
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主亦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  
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樞密司戶書佐高祖為太守  
尤禮接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  
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  
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  
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  
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

均撰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  
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狃地狹者徙寬鄉善爲  
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  
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  
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  
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  
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  
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脩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  
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

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  
成不淹頓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  
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爲  
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  
真謂道人劉槃輔儼曰官不召商君臣垂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  
廢槃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  
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詹再命比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口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  
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

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鞅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  
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  
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  
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  
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  
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  
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  
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  
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問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  
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

滕州父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  
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  
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  
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  
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  
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  
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  
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溫皇甫一李姜崔列傳第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he text of the 16th biography.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宋 祁 奉 敕 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柝約  
刎頸交公柝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  
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筭每剽劫眾用其策皆  
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人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  
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  
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遣公柝脅諭曰天  
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  
疆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



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  
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  
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  
人操牛酒謁勒公祐嚴兵狩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  
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  
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  
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  
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  
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  
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  
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  
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  
淮群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  
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閭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  
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  
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  
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  
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

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  
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  
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  
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  
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充伏威懼乃  
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  
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  
二月暴卒初公昶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旣平  
公昶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

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  
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稜王雄誕知  
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  
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  
部兵皆群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  
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昶反稜  
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  
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昶  
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昶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

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  
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  
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  
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  
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  
負伏威走雄誕搃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  
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闕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  
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柝擊子通以雄誕  
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柝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

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柝不從  
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  
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  
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掩張疑幟夜縛  
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守  
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  
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  
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  
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  
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

禍福遂安卽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柘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柘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論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柰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柘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卽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號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之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

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  
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為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為平楊  
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  
管金河郡公徙邠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  
實陰以章聞為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子  
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  
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  
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  
唐以一州兵撥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

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東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  
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  
璋守朔州引眾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  
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  
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  
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  
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嚮臣之請盡殺其眾以  
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眾不忍夜  
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摠管封榮國  
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

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疆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幼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功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饜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頗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寇軍爲諸將忘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

留守不賑卹豈安人疆衆意邪士皆怨旣還郡丞出郊謁  
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卽發庫貲賜戰士倉  
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  
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  
襄平太守鄧暉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于文化及至山  
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  
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  
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剽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  
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  
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

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  
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  
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  
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  
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亦辱之高祖怒以屬  
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  
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  
反詭言閔武兵旣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  
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  
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宥居外卽攻之藝敗棄妻

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  
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  
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  
孟曰妃相貴當毋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  
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旣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駙僧無行善盜嘗負竹笥  
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  
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  
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毋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  
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

從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仗甲山谷中榮軍  
還掩擊破之又與賊常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  
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  
隔澗語祈請衰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  
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  
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  
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  
少制衆無有也賜雜采百段別下輶轅羅川二縣破世克  
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  
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二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



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蘭相如叱秦王自皆皆裂君廓往  
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  
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盧  
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給瑗使亂為已  
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搦款詵詐  
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  
州都督瑗家曰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  
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  
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  
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康熙三十九年刊

唐書卷十七

二李列傳卷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  
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  
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  
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  
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  
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  
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後平

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  
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  
靖爲瑗謀擊郤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  
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被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  
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  
旣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  
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  
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瀾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

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  
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  
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  
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銑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  
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  
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  
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  
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  
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

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  
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  
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  
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  
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  
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  
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  
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  
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柘據丹陽反詔  
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

管皆受節度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二萬屯當塗陳正  
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繁却月城延袤  
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  
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洛靖曰不然二軍雖精  
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  
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闕今方持重特公柘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之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  
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  
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

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疋行臺  
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廼銑公祐之膏肓  
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  
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  
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作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  
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  
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  
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  
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

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躒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  
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  
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  
將軍安脩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  
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  
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  
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  
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

民五日黜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帝召讓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之破達  
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  
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  
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  
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  
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  
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  
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

閏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  
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  
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  
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  
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  
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  
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  
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  
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

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  
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  
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  
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  
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  
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謩嗣  
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  
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容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

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  
鵠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  
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卽位以協贊功遷殿  
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  
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  
侈飲食至躬視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  
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  
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

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  
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  
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  
佩筆以木爲管攷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  
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剗胯各附  
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觶筭囊等物常佩  
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模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  
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  
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  
隋大業末常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  
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  
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  
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  
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  
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  
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  
矣密以摩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  
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  
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



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  
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  
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  
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  
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  
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  
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  
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縗經葬訖  
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  
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

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  
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  
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  
詔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柘也遣  
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  
相次潰公柘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  
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  
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  
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  
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

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

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唐事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

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  
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  
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  
東西臺甲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  
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與長孫  
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  
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荅  
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勳志  
寧奉冊立武皇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常墜馬傷足帝

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勳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  
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  
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  
八十六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  
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祕器  
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  
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勳拔黎陽倉  
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

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  
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  
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未訣此肉同歸于土  
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湏姊戒  
止答曰姊多疾而勤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  
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  
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  
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  
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

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齏  
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勳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  
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  
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  
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  
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  
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咲房杜也我  
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  
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白紗  
褰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

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  
弼等遵焉勳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  
配享高宗廟庭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  
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  
也回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  
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敗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  
海丞敬猷自蓋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  
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

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  
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  
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  
討高明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  
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  
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  
州大都督以之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  
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  
蓋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  
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

唐書列傳十六  
賢者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  
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  
毀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  
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  
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  
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甚然  
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  
蒸麥爲飯以待我師柰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  
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

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  
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  
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  
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  
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  
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秋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  
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  
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居後陣亂不  
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  
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秣山下將入海逃

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  
 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尊完瑩  
 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  
 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  
 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  
 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  
 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  
 子祭酒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  
 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

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勤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  
 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  
 惟議是聽勤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  
 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  
 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  
 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  
 稜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謂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  
 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  
 如此

二李列傳第十八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唐書九十四

宋 祁 奉

勅

撰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追及其眾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



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  
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  
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  
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  
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  
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  
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  
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  
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  
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

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  
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  
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  
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  
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薄  
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  
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  
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  
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  
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

無功也雖勤躬絮已不免缺憾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  
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  
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  
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  
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  
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  
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  
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  
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

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  
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婿賀蘭楚石爲  
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  
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  
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  
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  
尚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  
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  
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

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常爲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旣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畧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

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兵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卽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鄆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摘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

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  
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  
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  
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  
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  
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  
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  
踞胡床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  
鼓千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  
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幾亮子顛

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  
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  
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  
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排即稱亮卧若龍當大  
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  
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  
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  
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譴辭曰囚等畏死  
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  
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玄齡就獄

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脩元至此將奈何  
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  
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  
藝歸欵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  
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  
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  
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  
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  
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

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  
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  
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  
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  
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  
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  
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  
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  
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  
會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

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  
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  
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  
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  
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勳舊  
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  
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  
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謀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  
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

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  
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  
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統擊陣後虜顧見  
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改左衛將  
軍尚丹陽公主加附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  
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  
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  
渌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  
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沟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

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勛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末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備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奉

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為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眾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

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  
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  
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  
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  
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管始  
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  
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  
足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圓朗待之  
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  
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爲念圓朗笑曰將  
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  
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  
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  
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  
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  
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柝爲  
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  
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  
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



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旣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旣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旣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今至城下給說使降世

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墉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毋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寶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

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璿先使可汗  
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柰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  
虜引去元璿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  
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  
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  
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  
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  
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從  
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  
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  
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  
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  
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  
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什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  
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  
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  
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  
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  
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

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

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講議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  
得又城中勝兵尚可戰柰何受制於人和以命爲行軍司  
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出六和來降於是  
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隱上八子與王隙已  
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討定是日率吏卒經囚授甲趨芳  
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出義興郡公坐  
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八都督府長史  
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出以餌哺之昆弟  
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出羽然爲變又引  
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

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芴出以廣溉道人  
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  
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  
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  
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  
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  
三品知政事帝代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  
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  
所未安所司宐別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  
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

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  
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  
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无  
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  
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舉往祭帝自爲文  
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  
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  
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  
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  
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

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  
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從  
蔡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  
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賸合二百九十三  
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  
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襄不復冠冕猶清溪  
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敗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  
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責者  
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  
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二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刑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鄼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二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改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摺紳恥焉目爲勲格義府奏悉

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丁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婚皆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

不能禁世以為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戶  
部尚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  
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  
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為貶睦州刺史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異表鹽鐵轉運判  
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  
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

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為  
別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  
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  
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  
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折士去墳墓子孫猶  
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  
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  
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  
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阜隸混為一區可太息



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沉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邪威笑不荅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

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責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清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兒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技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旣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鄴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

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

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不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末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内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

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饗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曰

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毋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婿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

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旣退入卧内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勲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馬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衍靜誕行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未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

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  
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郭塞  
制突厥之人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  
少卿靜節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  
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  
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  
爲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聞其部落郁射所部  
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隻及禽  
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群聚  
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

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  
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  
二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  
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務悉  
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  
卒謚曰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  
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  
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  
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華國公爲宗正

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褻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道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安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璡內愛恐會使者至璡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脩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筭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酈王納璡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

尚書謚曰安璡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

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  
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  
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  
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  
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  
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  
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  
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  
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  
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

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  
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  
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典運埋  
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胄扶  
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高竇列傳第二十

崇禎七年刊

唐列傳二十

七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九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洎置嫡庶競侈僭相頹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陸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

萬曆十六年刊



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  
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  
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  
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  
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  
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  
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益初不著臺高  
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  
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  
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

懷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卽中文學館學士故  
太子忌二人者竒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  
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  
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  
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叙封  
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  
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  
以刃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  
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  
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許邪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謀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旣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

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忘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毋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

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  
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  
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  
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  
少損卽喜見於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  
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  
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  
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  
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學高昌吐渾偏師掃  
除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

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  
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  
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  
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知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  
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  
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  
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  
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樁車抱枯骨摧心  
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

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舩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憊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劔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疆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

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早歲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后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歲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娘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駟遣追帝

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  
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  
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  
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  
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  
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  
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鞠治  
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

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  
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  
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  
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  
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  
多不足爲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  
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  
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  
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

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  
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  
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摠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  
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  
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  
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  
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嶺表久之以  
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  
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以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  
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

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  
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  
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不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  
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  
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  
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  
徙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  
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  
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

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轅構以累貶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竒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岵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

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土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土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

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  
玄齡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  
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  
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龔流越雋王知其誣餉黃金三  
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  
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  
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大苛且  
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  
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  
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羸四十人後皆知名

嘗白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  
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  
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  
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  
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  
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  
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  
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悞諫飾非卿  
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  
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



唐書列傳三 九  
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  
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  
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  
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負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  
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  
相搢紳駭異甫再暮出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  
爲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  
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苛

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飢乃仰足蠻  
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蠻內覘戎備不脩太和三年南詔  
乘虛襲戎嶺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爲鄉導遂入成  
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  
郭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  
追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  
言蜀人所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  
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于裊  
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  
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

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第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爲右拾遺宣  
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饋粟  
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  
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  
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  
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  
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鈎手擁

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

杜公

子讓能字群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  
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鄩牛蔚二府稍進兵  
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  
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  
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  
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  
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  
遺馬褫紳爲勒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

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襄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煨卽僞位疆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貞賊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更多汗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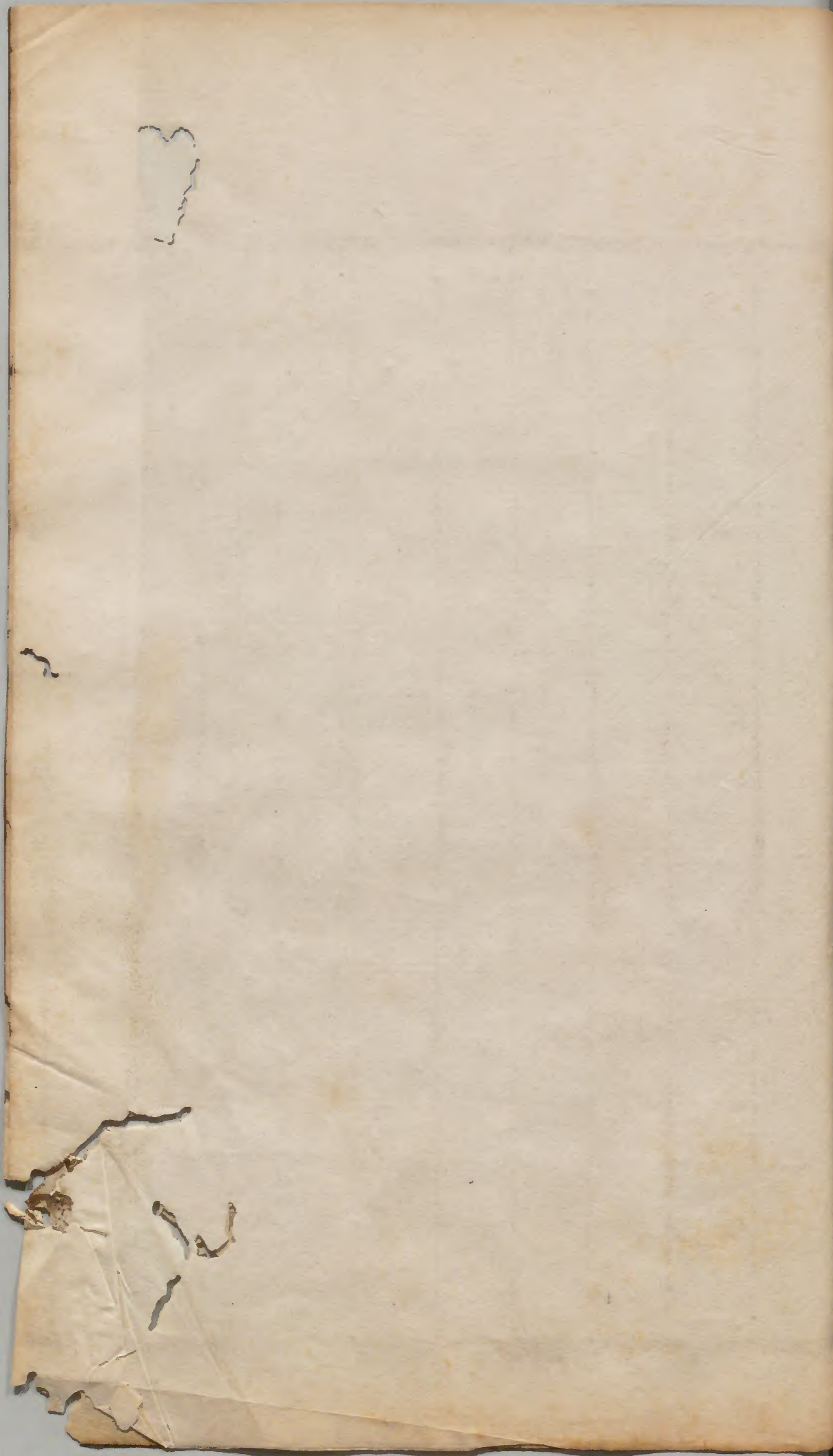
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凌疆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明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已功其言醜肆京師凶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

茂貞乃以健兒數白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  
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  
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  
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  
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宐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  
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  
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  
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  
讓能曰陛下欲削滌潛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  
宐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

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  
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  
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  
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  
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  
迎戰蓋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  
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  
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  
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  
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什植僵使號令  
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  
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  
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  
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  
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  
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歛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  
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  
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  
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  
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唐傳三十一 十四										
-------------	--	--	--	--	--	--	--	--	--	--

